

论王安忆小说的悲剧建构

来源: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月](#)

作者: [张浩](#)

时间: [2008-10-03](#)

Tag: [王安忆](#) [悲](#)

[剧](#) [点击:](#)

[摘要]:王安忆的创作大多表现了人的孤独感、情爱婚姻的虚无感以及命运的不可抗拒感,悲剧意识成为她小说潜在的情感基调。她从现实、情感和命运三个层面完成了悲剧建构,揭示了悲剧意识的内涵,探讨了这些悲剧的成因,以一种女性特有的执著和敏感,追问并探寻着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王安忆;悲剧意识;悲剧根源

在新时期文学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中,王安忆始终是一位具有活力的作家,其作品不断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瞩目。王安忆曾说:“我觉得好的作品就像一座大房子,里边房间再多,线索却是简单的,我们只要找到一扇主要的门,这扇门一旦打开,我们会非常顺利地走遍它所有的房间,并且发现所有的房间其实都是连成一体。”[1]文学理论的发展,使作家和作品具有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但是就一个作家的创作整体来说,能够通向其全部作品并达到全面深刻理解的“门”往往只有一扇,那就是潜藏在全部作品中的作家的主观精神,以及贯穿作家创作始终的那种永恒的精神探索。

王安忆80年代中期以来的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清晰地体现了作家内心深处的悲剧意识,阅读王安忆的小说我们总能感受到其中对于人际关系、情感和生命的悲剧性情绪基调,以及弥漫其中的无法释怀的感伤和痛楚。因此悲剧美学体现也许正是这样一扇能走向所有房间的“门”。本文试图通过对王安忆小说悲剧意识的分析,来解读王安忆的小说世界,希望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王安忆创作整体的理解。

一、王安忆小说的悲剧内涵

王安忆在小说中按照自然生命流程描写了不同年龄人物(主要是女性人物)几乎全部的人生事项和生命体验,描写了生命成长的烦恼(《忧伤年代》、《流水十三章》等中的雯雯系列),情感的迷失(《米尼》、《我爱比尔》),性的迷乱(“三恋”以及《逐鹿中街》)和生命的焦躁、沉沦、堕落(《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以及对家族和自我来历的寻根问底(《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在她所描绘的世界中,与生命历程相伴的始终是一种浓重的悲剧性陷落,其中既有人与人孤独隔膜的悲剧,也有情爱的悲剧和命运的悲剧,反映出作者内心潜在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一种人类所特有的精神现象,它来源于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以及生存与毁灭的悖谬海德格尔曾用“深渊时代”和“世界之夜”来描述悲剧。他认为,悲剧乃是人的精神沦落和毁灭的一种境遇,是一种“世界的黑暗化”,亦即“精神的阉割、瓦解、荒废、奴役与误解”[2]悲剧是对生存虚无意义的一种精神状态。在悲剧境地中,世界成了非精神之物的在,存在变成了“深渊”,因此悲剧意识始终伴随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命主体,使得历代文人都从他们心灵深处发出对人生的绝望呼喊。从品达的“阴影中的梦境”到卡尔德隆的“生命如梦幻”,以及莎士比亚的“我们是由幻梦织成的物品”,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悲剧意识。作为一种生命探索形态的悲剧意识同样回旋在王安忆的小说中。悲剧意识在王安忆小说文本中主要呈现为现实的悲剧、情感的悲剧以及命运的悲剧等几种形态。

在王安忆的早期作品中,现实的悲剧是其小说传达悲剧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主要来自人的孤独感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感。王安忆小说几乎所有主人公都是在孤独中长大的,童年的雯雯内心充满了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而产生的孤独感受,“妈妈天不亮就走了,天黑了才回来,雯雯见不到妈妈;爸爸天黑了才起来,天亮才睡下,雯雯也见不到爸爸,雯雯哭了”(《69届初中生》)。《朋友》同样传达出了幼小心灵中朦

栏目列表

[徐虹](#)

[其他](#)

[阎纯德](#)

[路文彬](#)

[李玲](#)

[方刚](#)

[舒芜](#)

[刘伯红](#)

热点关注

- [苦难的女性悲歌——论萧红](#)
- [试论曹禺前后期剧作中的两](#)
- [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
- [戏剧世界的“围城”——试](#)
- [论王安忆小说的悲剧建构](#)

相关文章

- [苦难的女性悲歌——论萧红](#)
- [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
- [论王安忆小说的悲剧建构](#)
- [戏剧世界的“围城”——试](#)
- [试论曹禺前后期剧作中的两](#)

脆的孤独和悲哀的感觉。《墙基》则通过儿童视角,刻画了城市人的两极:一边是拥有知识、在社会上具有心理优势的阶层,一边是街巷弄堂里的“庸常之辈”。墙基则是一个象征物,象征着两个阶层之间的隔膜。隔膜的主题在王安忆90年代的创作中得到了更加彻底的表现,《小城之恋》中的他和她是在孤独中挣扎的,诗人项五一和叔叔的心灵是封闭的,米尼和阿康的童年是孤单的,《忧伤的年代》里的“我”是在寂寞困惑中摸索、成长起来的。

孤独的挣扎者是王安忆小说中最常见的人物形象,《歌星自日本来》的山口琼和阿兴,《流水三十章》的张达玲,《妙妙》的妙妙,《神圣祭坛》的项五一都属于“孤独英雄”。“一个人面对着世界,可以与大家携起手,并起肩,共同战斗。而他面对自己的内心却是孤独的,外人无法给予一点援助,先行者无法给予一点启明,全凭自己去战斗,去摸索。这是一场永恒的战斗,无论人类的文明走到哪一个阶段都难摆脱,甚至越演越烈”[3]。项五一具有超凡的智慧和洞察力,在内心深处筑起一道祭坛,坚守着圣洁的理想,但是他依然无法摆脱孤独的感觉,并成为孤独中坚守的英雄。《纪实与虚构》中的“我”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外来户,虽然从小在上海长大,却始终有着外乡人的无根的焦虑,庸常的生活和精神匮乏的时代也带给她巨大的困扰心灵的孤独感,其深层的心理根源应该是直面人类存在所产生的虚无和惶惑。《纪实与虚构》是一个城市小孩成长中表露的委婉心曲:“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透过那温情的叙述,表达的是一种无法排遣的伤怀和人们对自我生命存在的追问。头铺街上的妙妙是孤独苦闷的,“她从心底里瞧不起头铺这个地方,也瞧不起县城,她只崇拜中国的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妙妙》)。她成了整个头铺街的不和谐音,她沉溺于服饰潮流的追逐中,将自我意识转移和宣泄在服饰上,企图以女性时尚的外在来掩盖空虚的内心,借以排遣内心的孤寂。然而这里的最新潮流也是最落伍者,因为时尚的轮回使得僻远的头铺要比大城市晚好几轮。妙妙的孤独感没有减退,她反而愈加的孤子。

情感的悲剧构成了王安忆悲剧意识的第二个层面。在“三恋”、《我爱比尔》、《米尼》、《香港的情与爱》以及《逐鹿中街》中,王安忆以女作家特有的悲悯情怀叙述了一个个情爱悲剧。“在世界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4](P136)。情感和婚姻是她得心应手的主题,她常常把人性的悲剧落实在情感上和恋爱婚姻中。在她所构建的情爱故事中没有一个是“健康的正常的”爱,情爱在两性游戏中进行,情与爱的结局无一不指向虚无,王安忆用普普通通的情感悲剧演绎了人性中情爱的悖论和残缺。

《我爱比尔》讲述了一个画画的女孩“阿三”绮丽而婉转的感情经历及其悲剧性结局。她先后与比尔、马丁、艾可以及一个比利时人发生了恋爱故事,“与外国人的性爱”作为一种特殊的情结贯穿了这个女孩的情感历程。当这种情感历程中的一个个幻想支撑点最终消失后,阿三便走上了日趋衰弱苍白的生生活。她开始浸染在一种“大堂情结”当中,让肉身梦游在各个酒店的大堂中,从中寻找“比尔式安慰”。阿三一直认为自己与那些同样在大堂进行肉体交易的女人不同,因为自己是为着一种幻梦和情感来的。阿三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异国浪漫爱情幻想的有力嘲讽。

《荒山之恋》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之间发生的悲剧。女主人公虽然已结婚,但却陷入了无力自拔的情感旋涡中。“远远地看着他,她觉得自己的心在一片片地碎下来。她是从未体验过心碎的感觉,痛苦使她软弱,也使他变得纯真……他们是真爱了”(《荒山之恋》)。而男主人公则是个软弱、怯懦的男人,对他来说妻子更像是个母亲,他在妻子博大的母爱中成长为一个男人,而情人的出现唤醒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本性,他在妻子和情人之间彷徨,既无法离开妻子,也无法舍弃情人。虽然男女主人公渴望拥有这种爱情,但是这种感情在生活中却是不道德的,他们无法在现实世界里拥有和实现这爱情,但也不愿有所缺陷,最后两人不得不双双殉情。

情感悲剧不仅存在于恋爱和婚外恋之中,同样也存在于婚姻家庭中。对女人来说结婚大都不是为了寻找爱情,而是“谋生”之外的“谋爱”。女人把家庭的稳固看做是她的天职,守住丈夫并管住他,便是她生命中的最大快乐,因此婚姻常常成为葬送爱的场所,家庭也成为夫妻争斗的战场。王安忆的《逐鹿中街》演绎的就是这样一出婚姻悲剧。女主人公陈传青是一个颇有素养的中年女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丈夫却在抓紧一切时间使自己的生命活得洒脱起来。他穿牛仔裤,和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下馆子,学跳迪斯科。她不得不整天将目光紧盯着丈夫,怀疑丈夫有外遇时便整天跟踪着他。丈夫得知自己整天被跟踪着时,非但不收敛,反而更加得意地戏弄起她来,于是夫妇两人在繁华的上海街头展开了近乎疯狂的相互追逐。这场互相盯梢、互相仇恨的“夫妻战争”揭示出了家庭面纱下人性的丑恶,以及现代婚姻扭曲的悲剧。

在现实悲剧和情感悲剧之外,王安忆也非常关注命运的悲剧,对悲剧命运的体验和观照构成了王安忆悲剧意识的第三个层面。“悲剧命运就是悲剧人物的全部可能性的充分实现。在戏剧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可能性的实现逐步展示出来,而终于落得一场空。他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命运是一个定数,表面事物不过借以显示命运的实现而已” [5](P23)。在王安忆早期小说中,命运是在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中被表现的,她强调的是个体的生存遭际在整体的历史格局中的错位,也就是说,这种命运只不过是特定的历史错误造成的。它是人为的和主观的,因而也并非是不可改变的。《叔叔的故事》中叔叔所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命运悲剧。叔叔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上辈人的一个象征。叔叔“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村,“文革”后返城出书成名,与乡下妻儿离异。为了弥补“文革”中被耽误的青春,叔叔开始在大城市的红颜女子中追逐感情游戏,寻找失落的自我。这样,妩媚的小米和端庄淑雅的大姐就成了他的寄托。于小米处,他得到一种生理平衡与虚荣满足,但是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感、责任感迫使他无法满足于这种形而下的充实,于是与大姐的交往和谈话便成了他灵魂净化和升华方式。叔叔企图用不同女性身上折射出的价值来证明自己,但是这种人格分裂的探询只能使他感到更加孤独与痛苦。作为精神上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的叔叔,在新时代面前,无法抛弃因袭的重担,调整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然而又抵挡不住新思潮新观念的诱惑,进而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应是那神秘的非人所能理解的超人类的力量,它是客观的,也是永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超现实的存在。《米尼》描写了一个女孩子走向堕落的历程,显示的正是这种命运悲剧的力量。米尼在偶然的邂逅中认识了阿康并为他所吸引,这次相遇就好像一道分水岭,将米尼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从与阿康相识相爱,到阿康因偷窃被捕,到米尼也从此靠偷窃养活自己和与阿康的孩子,再到结识皮条客平头,再到彻底堕落成为妓女、皮条客并参与组织卖淫,米尼进入了一个丑陋、卑鄙、毫无廉耻的罪恶世界。假如没有和阿康的相遇,米尼的人生也许是另一个样子,这就是命运,不可抗拒的命运。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米尼无法知道的,她的人生由许多偶然组成,许多偶然构成了必然,由此造成了米尼悲剧性的命运。在这两篇小说的后记中,王安忆说:“我想知道米尼为什么那么执著地要走向彼岸,是因为此岸世界排斥她,还是人性深处总是向往彼岸。我还想知道:当一个人决定走向彼岸的时候,他是否有选择的可能,就是说,他有无可可能那样走而不这样走,这些可能性又是由什么来限定的。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可能性。” [6](P15)出现在王安忆中后期创作中的这种全新的命运悲剧观念,使她获得了新的关注人类生存境遇的审美视点。

王安忆的创作始终关注着人的孤独感、情爱婚姻的虚无感以及命运的不可抗拒感,从现实、人性和命运三个层面上构建了独特的悲剧城堡。“世界是时间的流程,生命是这流程中的一段,生命与生命在这流程中偶尔碰撞却必然分离,这便是所有痛楚之感的所在” [7](P91)。王安忆通过对悲剧城堡的构建,展示了生命中的孤独漂浮感,揭示了生命的悲剧性陷落,显示了人类与命运所进行的悲壮的抗争和最后无法挽回的失败。悲剧意识不仅形成了王安忆主题的深刻内涵,同时也使她的小说获得了一种极具震撼力的效果。

二、王安忆小说人物的悲剧根源

人的孤独感、情感和婚姻中的失落感以及生命的幻灭感,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王安忆悲剧主题的深刻内涵。那么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美学思想对悲剧产生的根源有三种分类:由无意识与未加思虑错误所导致的悲剧;由有意识的错误导致的悲剧;由人类的欲望所导致的悲剧。以此来观察王安忆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王笔下的人物悲剧的成因也不外于这三种类型。

(一)由无意识与未加思虑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69届初中生》中雯雯的悲剧就是由于对现实的无意识错觉而导致的悲剧。这个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童年过得平静而又无忧无虑,可是外部世界的变化却给她带来了一系列她无法把握的生活改变,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插队、回城,雯雯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到游戏般的参与观望,再到完全卷入,在强大的命运面前雯雯是迷惑而柔弱的,她除了跟着生活的惯性朝前走之外似乎别无它法。在无法回避的命运面前,雯雯走完了自己充满悲剧性的一生。“雯雯对自己的命运怀着莫大的好奇,就好像她本应该走进这个世界,结果阴差阳错,走进了那个世界。她很想知道她应该属于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只要看一眼。命运真是奇怪,假如事情是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她雯雯如今是个什么境地呢?而事情又为什么偏要那样发生,而不是这样发生,真是莫大莫解的谜”。《流水十三章》中的也是如此。她一出生就遭到父母的嫌弃,她带着

冷漠和敌意来到人间,她习惯用沉默来面对世界。经过八年插队之后回到上海,一切都变化了,但是张达玲却无法以自己的方式来顺应外部世界的变化,她依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小说的结尾处尽管迟来的爱情唤醒了她心里的一点温情和暖意,但是“她明白,一切的一切,虽然仅仅错过了那么一霎、一瞬、一步、一折,然而却是太晚、太晚、太晚了”。尽管她经历了无数磨难,但是命运并没有从此垂青她。

(二)由有意识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在这类悲剧中,悲剧主人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肯定会导致悲剧的结局,但仍然坚持做下去。如《岗上的世纪》中,插队知青李小琴为了达到回城的目的,不惜用肉体来引诱生产队长,她知道这种肉体交易是不道德的,但是她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实施了,最后虽然她成功地引诱了生产队长,可是回城的梦想依然没有实现。《小城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则从小青梅竹马,随着生理的成熟,他们开始了莫名其妙的冲突以及噩梦般迷乱的夜晚。性欲是人的自然本能,是一种盲目非理性的心理行为,原始的本能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使他们得到了快感和满足,但是社会性的道德规范又潜在地制约着他们,使他们产生巨大的罪孽感,陷入了放纵和忏悔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解脱,由此导致了两个人悲剧性的生活。

(三)由人性欲望的扩张所导致的悲剧。这一类悲剧人物形象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占的比例比较大。主要表现于这些人物尤其是其中的女性人物,在那个叫做现代性的潮流中不适当地发展自己的欲望。正如一位评论家写的那样:“作为商品化大潮的首当其冲者——女人,她们不仅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主体与推动者,而且无可避免地成了商品化的对象。”[8]在物质化的都市生活中,女性占有物质并沉溺于物质的同时,也使自身沦为物欲化的筹码,在《香港的情与爱》中,当逢佳依附富商老魏终于如愿以偿移民“澳洲”后,她对这场赤裸裸的物质交易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很值得,没有吃亏,假如靠我自己去奋斗,这两年到不了这个程度,许多大陆出来的新移民就是例子……我还是觉得自己不错的,我倒觉得这两年的时间是用在刀刃上了。”逢佳将男女平等、自尊自爱的信条置之脑后,将自身当做商品摆在了交易台上,步入了封建传统女性的陈腐人生道路。在依然是男权中心的现代社会里,逢佳的道路是一条屈辱沉重然而又快捷有效的道路,它承载着女性无限的精神伤痛。

《长恨歌》同样描写了一个女人由于欲望而导致的人生悲剧。年轻的王倚瑶经上海小姐的选美活动而声名鹊起,之后傍依军政大员李主任进入“爱丽丝公寓”,开始了她的金丝雀生活。可好景不长,李主任罹难,王倚瑶重新回到普通人的生活,并开始了悲剧性的后半生。在王倚瑶参加上海小姐竞选一节里,作者渲染了40年代的海上繁华梦,可是这满眼繁华却仅仅是过眼烟云,王倚瑶用后半生的凄凉生活换取了这场繁华梦。最有象征意义的是那盒金条,它是王倚瑶用美貌和青春交换来的,李主任死后,因为这盒金条,王倚瑶的生活并没有忽然之间变得拮据,她仍然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抚养私生子,甚至在年迈的时候还幻想用这盒子金条来买一个黄昏恋。可是最后也正是因为那一盒子金条,毁灭的悲剧降临到了她身上。从这个意义上看,王倚瑶的悲剧正是那些都市女性逃不开物质欲望的诱惑而走向毁灭的人生悲剧。王安忆是不是读过西方悲剧美学思想的论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安忆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无意识暗合了西方悲剧美学思想,从而成为这种美学思想的现代体现。王安忆在塑造她的人物形象时不仅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而且其人物形象身上所具有的那些悲剧美学体现,要比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更为充分、更为具体。

三、结束语

人类生活在现实的缺憾中,注定要面对无处逃遁的生存缺憾,并经受由此带来的种种痛苦与心灵绝望,这是一种“存在性的伤痛”。倘若生命中没有挫败和孤独,没有追求和探询,人生就一无所有,因此只有理解了悲剧才能真正理解希望,只有理解了悲剧才能理解拯救。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王安忆对生命中的悲剧意识有着清醒、充分而深刻的认识。她的创作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主题、情感和婚姻中的失落感以及生命中幻灭意识的描写,揭示了悲剧的深刻内涵。但是这一切并不是说在作者看来人生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没有对生命价值的虔诚就决不会有如此深刻的体验,作者的悲剧意识正是出自对生命本体的认识“悲剧用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情况如何变化,生命仍然都是坚不可摧的、充满欢乐的”[9](P93)。现实的人生充满了痛苦和悲剧,但是悲剧本身经由人的反思和超越,就有可能进入新的可能性,这就是王安忆小说人物悲剧所蕴涵的意义。

- [1]王安忆.《红楼梦》的世界[J].芙蓉,1997,(3).
-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99.
- [3]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卷首语[A].王安忆自选集之三[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 [4]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 [5]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6]王安忆.白茅岭纪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 [7]王安忆.乘火车去旅行[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
- [8]戴锦华.奇遇与突围[J].文学评论,1996,(5).
- [9]尼采.悲剧的诞生[M].北京:三联书店,1986.

[\[收藏\]](#) [\[推荐\]](#) [\[评论\]](#) [\[打印\]](#) [\[关闭\]](#)

0
[顶一下](#)

上一篇: [戏剧世界的“围城”——试论曹禺剧作的出走者人物系列](#)

下一篇: [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空间建构](#)

最新评论 共有 0 位网友发表了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评论内容: 不能超过250字, 需审核,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用户名: 密码: 匿名? [注册](#)